

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中苏关系

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孔寒冰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北 京 大 学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丛 书

中苏关系

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孔寒冰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孔寒冰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5
(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ISBN 7-5078-2365-2

I. 中... II. 孔... III. ①中苏关系—研究②中苏
关系—影响—社会发展—中国 IV. D822.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4237 号

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著 者	孔寒冰
责任编辑	王 平
版式设计	周 迅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68036519 68053304(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63560939 88541279)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60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04年5月 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4年5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78-2365-2 / D·94
定 价	28.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精心组织的“国际问题研究丛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喜事。丛书内容丰富，涉及各个领域，意在与时俱进，追踪新形势，探讨新课题，论述新观点，显现新特色，在开拓创新上下功夫。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正处于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因此，在国际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上既要与时俱进，更要转换脑筋。当前特别要注意三个至关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下面意见算是抛砖引玉吧！

第一、坚持国际问题研究的国家特色。

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个性离不开共性，但共性只能寓于个性之中，这是人所共知的哲学常识。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应强调国家特色。何谓特色？它指的是独特、特质、开拓创新。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国家特色，就是突出鲜明个性，从各自角度，观察国际社会，依据与时俱进，探讨客观发展规律，说明新问题，提出新思维，得出新结论。特色是学科的灵魂。缺少灵魂的学科，毫无用处。特色总是同整体性和普遍性相联系而显现的。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国家特色，不是脱离整体和普遍性而凭空捏造，无中生有，而是要求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它拒绝的是教条式地全盘照搬，也反对否定一切，要求在继承和比较中创新。

国际问题作为学科研究，英、美、法三国最早，距今 83 年。特别

是美国的学科建设最为兴旺发达,仅国际关系理论,就有三次大的论战和无数次的论战,创建了近十个主要流派和几十种有影响的理论,在探索国际社会发展规律上有新建树,但都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显现了美国特色。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特色,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美国国情、文化传统不无关系。美国原是英国的移民殖民地,也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分店,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同欧洲列强一道将整个地球瓜分完毕,开始以强国身份进入世界舞台,直接控制和主导国际事务。美国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美国常强调上帝赋予的“使命感”,常常扮演“救世主”角色,以“拯救世界”为己任。美国的各学派和学者深受熏染,无不打上深深烙印,呈现鲜明的美国特色。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起步较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同步,但作为学科研究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其标志是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依据这一文件,全国各地兴建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最早在中国设置国际政治专业,开始正规地、系统地培养专业人才。应该承认,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作为学科建设晚于美国。同美国相比,中国的国力、国情和文化传统有重大的区别。中国曾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瓜分和掠夺,被迫卷入国际政治漩涡,经过长期奋斗,终以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登上世界舞台。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演变起来的发展中经济大国;在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传统上,是贯穿着“仁爱、和平”的“和合文化”主张的国家。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派和学者,应该自立于世界国际问题研究之林,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应有自己观察世界、认识国际社会的立场和方法。

第二、弄清“权利政治”核心,从新的视角研究国际问题。

国际政治,尽管纷繁复杂,但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始



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长期以来,权力政治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发生变化;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的新现象。权利政治,说到底就是反对强权,维护人权、主权与球权,充实完善人权、主权与球权,使三权相辅相成,实现完整的统一。

权利,主要表现为人权、主权、球权,均属合理合法的权力与利益,是现代文明的三大标志。人权是人的正当权利,主权是国家的正当权利,球权是国际社会的正当权利,具体表现为主权国家共同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所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

从历史渊源看,人权思想问世在先,主权法定最早,球权也因人权与主权的互动而随后登上国际舞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法定了主权又宣布了球权的诞生。18世纪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正式法定了人权与主权。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维也纳和约》,到《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各国的人权与主权得到广泛的认同,从国内法扩大为国际法,国际社会的球权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涉及领域由少到多,不断拓宽扩展,都是由主权国家在清算战争罪行的大前提下,妥协、协调,既维护主权又对等转让主权的結果。一部国际关系史,既是战争与和平史、大国争霸史、主权国家关系史,也可以说是球权演变史。

球权管理的是国际事务,主权管理的是国家事务,虽然球权没有主权的权威性大,但当今世界球权的作用不可低估,且越来越大,它已使国际社会开始从无序变为有序。

迄今为止,在球权的制订与实施过程中,大国发挥了主导作用,获取更多利益,各国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平等,从没有真正平等过。

但应当承认,球权反映了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提供了维护主权,实现发展的强有力保证。虽然球权的局限性大,主要以实力为

依据。但在公认的游戏规则面前,各国平等,国际行为规范在所有国家都适用,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进步意义,其局限性是无法避免的。所以说,主权国家应当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行使球权,享有属于自己的应有权利,但要加强团结,努力发展自己,既遵循球权,按球权办事,又要改革球权,使其不断充实完善,用球权维护主权和人权。

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向明显,文化多样化争奇斗艳,其最大共同点是,既百花齐放,又日益走向统一。但不是统一于世界政府和霸权领导,而是统一于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之中,统一于共同的国际行为规范中。这就要求我们,在重视主权和人权的同时,必须承认球权,把它提高到一个重要地位,使主权既同人权,又同球权科学地统一起来。主权、人权、球权是紧密相联而活动于国际舞台的,既不能轻视其某一权,又不能相互割裂开来。三权的相互关系是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是重视球权的时候了。任何损害球权的行为,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这就是说,必须把三权科学地统一起来,才能正确观察国际形势,研究国际问题。权利政治同强权即公理的权力政治完全不同,是研究国际问题的新视角。

第三、抓住首要问题,科学界定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三定”:定位、定向、定标。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讲的是军事,也是政治。推而广之,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人据此将社会科学区分为“己学”与“彼学”两大类,颇有见地。己为彼用,彼为己用,彼此互通互联,互补互动,这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常见现象,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的重要途径。国际问题学,或国际问题研究,就是“己学”与“彼学”的结合,更需要知己知彼。国际问题研究中为什么要知己知彼?简单地说,就是给国家定位。因为这是国际问题研究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在国际社会中,谁是敌国,谁是朋友?谁是竞争对手,谁是战略伙伴?同谁对抗,同谁合作?必须进行科学的定位,并适应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相互关系。当前,必须正确判断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危险,研究主要打击目标。同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相比,冷战后的霸权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再同社会制度相联,作为世界敌国对待,而是属于践踏国际法准则的政策和行为。有霸反霸,不涉及其他,这是正确的做法。“9·11事件”后,恐怖主义上升为世界公害。它与世界各国为敌,肆无忌惮地残害人类,既践踏人权,又危害主权,也无视球权,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必须有恐反恐,有霸反霸。

历史是一面镜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把全球瓜分完毕,整个世界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最终联成一体,全球范围的国际问题开始出现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国际社会舞台。迄今为止,国际问题的发展演变,均以世界经济政治为基础,紧紧围绕国家权益运转,主要表现为大国兴衰的历史活动,大体经历了五个时期:(1)殖民主义体系形成与反殖民主义斗争时期;(2)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与反帝国主义斗争时期;(3)法西斯主义猖獗与反法西斯斗争时期;(4)两霸争夺与反霸权主义斗争时期;(5)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并存与反恐反霸时期。从国际问题发展演变的五个时期中,我们发现三个规律性的现象发人深思。这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国际问题中没有永久的敌人和朋友,只有始终不变的国家利益;国际问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永恒的主题”只有一个:战争与和平,只不过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国际问题纷繁复杂,曲折常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是围绕国家利益运转,表现为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这些规律性现象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定向”:当前正在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已成为新时期影响全局的主要危险。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制度国

家间长期共存,求同存异,共同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讲话在理”,说话办事要有准绳。当今世界,观察国际形势,判断国际是非,需要新的“定标”。标准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不是强权即公理,实力决定一切,名正言顺的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国际事务只能由世界各国共同协商解决,不能屈从于霸权,而应遵循球权,因为球权是以主权和人权为基础的,最能代表世界各国的共同要求。世界上的事情,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关键之处在于球权同人权、主权的统一。

国际问题研究的“定位”、“定向”、“定标”,从来就是“与时俱进”。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破旧思想、旧认识、旧判断,破落后于实际或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思想、认识和判断,又立与实际一致的新思想、新认识、新判断。“与时俱进”需要转换脑筋。

现在是转换脑筋的时候了!

梁守德

2002年6月22日
于北大兰旗营小区



序

20 世纪中苏关系的发展与演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与冷战态势不断升温的产物，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起伏曲折发展的结果。它涉及到了国际关系的变化、中苏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现实政治经济利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逐步认识，因而短短 40 年的中苏关系确实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重大问题。研究这一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所以引起全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孔寒冰博士的新著《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就是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新探索。该书从新中国诞生与社会主义苏联结盟到苏联解体与中俄关系的开始，共分 12 章，按历史发展的进程，全面地剖析和阐述了 40 年来中苏关系建立、发展、起伏、曲折演变的历史轨迹，总结了背后的各方面原因和经验教训。这是苏东剧变后中国学者研究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新成果。

研究中苏关系问题，既要思想解放，不受过去的旧



观点与旧框框的束缚，要站在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之上；又要充分尊重历史，尽量掌握陆续公布的档案资料和相继发表的新研究成果，从当时两国的客观实际出发，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做出较为正确的结论。孔寒冰教授就是本着这种认识和方法从事此项研究的，因而写出了这本比较有分量的著作。

解放以来，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对苏共、苏联和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兴高采烈、分歧滋生、矛盾激化、公开论战、关系恶化、互成仇敌的起伏、曲折和痛苦的历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每个阶段的演变，都在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情感的变化。当 1949 年建立新中国时，国内外的险恶环境迫使中国党和人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同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携手结盟才能巩固新中国。因而中国全党和全民一致拥护毛主席提出的“一边倒”的对外方针，在国内大力推行向苏联学习的指导原则，全国几乎一切皆以苏为师。如在 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改革实行院系调整时，不顾中国的实际和原有的基础，完全照搬苏联高教模式，产生不少后遗症。

那时候，在全国各事业部门、各大国营企业和军事单位，都安排有苏联专家当顾问指导工作。据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 1957 年 1 月 4 日在向苏共中央的请示信中披露：“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门工作着 2739 名苏联非军人专家，其中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 403



名，经济领域的顾问 123 名，提供技术援助的专家 2213 名。除此之外，在中国工作的还有 374 名军事顾问和专家。”^① 大批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确实为帮助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周恩来总理亲自抓此项工作。政务院还成立了专家招待事务管理局，专门负责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中国政府在当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对苏联专家在华期间的工资待遇、节假日休息、外出旅游、生活安排都做出了具体优厚的规定，体现了中国对苏联专家的重视、关心和爱护。有苏联专家工作的中国各部门，都严格遵照党和政府的各项具体政策，努力与苏联专家搞好关系，竭力为他们顺利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北京大学也是当时接受苏联专家的单位之一，校部和各系均派有苏联专家。我所在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就有三位苏联专家先后执教，从 1953 年到 1956 年，我曾与来自莫斯科大学的列杜诺夫斯基、巴特里凯也夫教授共事，协助他们开展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当时，从学校到教研室，各级领导都要求我们一定要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特别注意礼仪问题。每次同专家接触，衣着要整洁，要刮胡子；专家讲课时，教师、学生都要准时到齐，不得缺席，不仅要做到课堂秩序井然，而且要虚心听取专家的意见。我们同苏联专家相处关系融洽，真有同志加兄弟的情谊，临别时颇感依依惜别之情。

^① 《中共党史资料》（第 82 辑），第 192 页。



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讣告广播后，如晴天霹雳，全中国顿时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许多人痛哭不已。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内部传达之后，大部分同志一时都接受不了。但是，中国党从维护中苏友好同盟的立场出发，当时严禁不利于苏联的言行在公开场合传播。以至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不少对抗抗日战争末期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的不轨行为表示不满，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竟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反修斗争开展后，广大党员从不理解到理解，很快接受毛泽东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观点，逐步对苏共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和反对。中苏关系公开恶化，中国人民在感情上虽不无遗憾，但在行动上还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一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对苏联的恶感剧增。对于20世纪末发生的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中国人民更是倍感震惊和惋惜！我们希望苏联的悲剧不再重演，世界社会主义将走出低谷，重新复兴！

上面所说的这些就是一名普通的中共党员对苏联兴衰和中苏关系曲折发展的感情历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应当承认，40多年的中苏关系演变，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对中国老一代人的情感影响是复杂的、深刻的。要深入准确地弄清中苏关系变化起伏的种种成因及其影响，需要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解决许多重大问题。如：如何认识中苏两国不同的



人文、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如何结合当代实际情况正确理解和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如何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处理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和认识，近 10 年来虽有很大的进展，但限于人们的认识和研究水平以及历史资料的不足，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只能是初步的，很难一锤定音，做出最终结论，尚待有识之士和后来者继续深入探讨。希望孔寒冰教授坚持这个研究阵地，在已获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勤奋耕耘，与时俱进，做出新成绩，贡献新成就。

张汉清

2002 年 12 月



目 录

序	(1)
导 言	(1)
第一章 中苏结盟	(18)
一、三国四方的历史恩怨	(18)
二、雅尔塔协定的阴影	(28)
三、并非一方的选择	(42)
四、新中国与苏联结盟	(60)
第二章 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移植	(78)
一、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	(79)
二、中国人对苏联模式的锁定	(102)
三、向“老大哥”学习	(118)
四、1950年代上半期的中苏经济关系	(139)
第三章 朝鲜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	(147)
一、朝鲜战争爆发	(148)
二、苏联与中国的抗美援朝	(159)



三、中苏军事合作	(180)
第四章 中苏分歧肇始(一)	(189)
一、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及其成果	(190)
二、叛逆者与守夜人	(207)
三、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两种探索及其冲突	(225)
第五章 中苏分歧肇始(二)	(238)
一、苏联不同时期的和平共处政策	(238)
二、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背景与内涵	(250)
三、同床异梦	(261)
第六章 矛盾堆积	(282)
一、充满悖论的莫斯科会议	(282)
二、反修斗争的变奏	(297)
三、中国社会发展“左”转	(310)
第七章 进一步走向对立和对抗	(322)
一、两党关系恶化	(322)
二、两国关系恶化	(351)
三、边境冲突与边界问题重提	(365)
第八章 公开论战	(374)
一、揭开帷幕	(375)
二、两种对立的国际共运总路线	(393)
三、苏共的《公开信》与中共的《九评》	(404)
四、结局与评价	(422)



第九章 中苏关系的“严冬季节”	(434)
一、暗流涌动	(434)
二、以“反修”、“防修”为主旨的“文化大革命”	(443)
三、中苏外交纠纷和军事冲突	(451)
四、中国经济建设军事化与中美关系缓和	(468)
第十章 中苏关系走向缓和	(476)
一、对抗余波	(476)
二、转暖的环境	(495)
三、缓和的种种迹象	(512)
第十一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	(527)
一、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变	(527)
二、两国领导人的努力	(535)
三、中苏关系正常化	(540)
第十二章 曲终人未散	(551)
一、中苏关系的结束	(551)
二、新中俄关系及其特点	(561)
结束语	(573)
文献举要	(577)
后记	(607)